

少年撞江湖

卧龙生著
台湾

黄山书社



少年撞江湖

台湾·卧龙生著

(上)

黄 山 书 社

(皖)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任耕松

封面设计:周明

少年撞江湖(上、中、下)

台湾·卧龙生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4 字数:492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15000

ISBN 7—80535—965—2/I·162

全套定价:29.50 元

少年撞江湖

内 容 提 要

“十四为君妇，羞颜未尝开，十五始展眉，愿同尘与灰，十六君远行，妾上断魂台，恨……恨……恨……”这首“红粉挽歌”一出现，带来血雨腥风，随之出了杀人命案，江湖武林，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……擎天剑沈振山威震江湖，西南一带的黑白两道，都惟他马首是瞻，武林第一家，就成为新兴门派的眼中之钉，少侠季伯玉恰在此时，勇撞江湖，一展雄风，重拓武林第一家，恢复师门往日声誉。然而，天下武林门派众多，他面对神龙帮、青城派、峨嵋派、金刀门、铁汉堂等派，孰正孰邪？孰黑孰白？孰恶孰善？令他一时难分难辨。少侠在高人指点之下，苦练“五行化音”内功和“掸云二十四”剑法，又得侠男义相助，终于明辨了是非，他处艳阵心不动，入剑阵刀丛心不惊，凭着武功气德，团结众家豪杰，斩杀邪魔恶徒、然而令他吃惊的是，恶徒之首竟是名满关中之一代大侠、万家生佛、武陵大侠钟三畏！这真是沽名钓誉之人如过江之鲫，坏人难除尽，万事难难圆满。《少年撞江湖》，发人深省。

第一章

“十四为君妇，羞颜未尝开。十五始展眉，愿同尘与灰，十六君远行，妾上望夫台……”

这是一首闺怨，既不足兴邦，也不能亡国，但它却轰传武林，在江湖上造成无比的震撼。

□

□

□

守经街的蟹黄包子是成都美点，其中又以朱家老店最为出色。

离晌午还有半个时辰，朱家老店已经上了八成座，再过一会儿只怕就座无虚席了。

店堂原是闹哄哄的，但人们却忽然一静。

那震耳欲聋的喧嚣之声，像是突然被一把无比的快刀劈断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

此时整个店堂被一股诡异的气氛笼罩着，人们鸦雀无声，几乎没有人敢喘一口大气。

莫非朱家老店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？

不，人们只是听到了一缕闺怨之声而已。

它音调清脆，有如珠走玉盘，但声音时远时近，飘浮莫测，令人无法找出它的位置。

这股清脆的歌声，为人们带来极深的恐惧，每一个音符都像一记沉重的铁锤，它使人们心弦震撼，根根汗毛直竖，冷汗浹背而流。

直待六句歌词听完，人们才松了一口气，接着喧哗之声哄然而起，朱家老店又热闹起来了。

这是为了什么？莫非只要听完六句歌词，危机便已过去？

没人愿意探讨这些，现在他们所关心的，只是那热香四溢的蟹黄包子。

有些人天生好奇，能够瞧到别人瞧不到的东西，就算丢掉生命也愿意。

那六句短歌能够使人发抖，能够使人不敢喘出一口大气，这对好奇者来说，自然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了。

朱家老店的食客之中，就有三个好奇者被它引了出去。



当歌声初起之际，一条人影忽然夺门而出，接着人影闪闪又有两个跟踪而去。

他们目标一致，直奔少城，但走到街上，他们不能太快，否则就要惊世骇俗了。

但经过这一阵耽搁，待他们赶到少城时，歌声早已停歇，自然什么都没有瞧到。

没有瞧到唱歌的，这两起好奇的人却碰了头。

第一个到达少城的是一名黄衫少年，他约莫二十四岁，年岁虽是不大，神情上却显得十分落寞，而且满身风尘，一脸

倦态，好像天天在江湖上奔走，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一晚似的。

次到的是一老一少，两个都是大光头，敢情他们是出家人，一个师父，一个徒弟。

小和尚目光流转，向四周打量一眼，然后一瞥黄衫少年，道：“师父，适才那歌分明是由这儿传出来的，怎么会连人影也没一个？”

小和尚只有十五六岁，说起话来倒有点老气横秋，他的目光还时常溜向黄衫少年，好像这几句话在向他询问似的。

老和尚不算太老，最多不过五十出头，他先是一皱眉头，再长长叹息一声道：“她的歌声好像是用……”

“用”什么，老和尚不说了，小和尚却急了起来。

“说嘛，师父，她是用什么唱出来的呢？”“自然是用嘴唱出来的，这个还要问吗？”

“不，师父，你刚才的意思分明是说歌声有点古怪。”

“这个……咳，我只是有点怀疑，那是不能作准的。”

“你怀疑什么？师父，说出来也好让弟子长点见识嘛！”

“她的歌声好像是用一种失传已久的奇功唱出，所以咱们才找不到她确实的所在。”

小和尚“啊”了一声，黄衫少年也面色一变，显然，老和尚语出惊人，使他感到十分骇异。

老和尚没理会这些，却以低沉的口吻道：

“‘红粉挽歌’出现之处，必然会血腥不断，惨案频传，看来成都一带的武林各派，将要遭到一次劫难了。”

小和尚道：

“师父，咱们在江湖上积修善功，这件事不能不管。”

老和尚道：

“当然该管；只是咱们却有些不便。”

小和尚道：

“有什么不便的？凭咱们师徒莫非还斗她不过？”

老和尚微微一笑道：

“就算斗得过她，你到哪儿找她？”

小和尚呆了一呆道：

“师父，你老人家足智多谋，一定可以想一个法子。”

老和尚道：

“光儿，不是师父长别人的志气，‘红粉挽歌’要是好对付，她怎么横行江湖，人人害怕？”

他是对小和尚说话，目光却是盯着黄衫少年，好像这几句话是说给黄衫少年听的。

小和尚似乎不同意老和尚的说法，因而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么说怕她了？那——咱们跑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老和尚道：

“瞧热闹啊，你忘记咱们是跟着别人来的！”

黄衫少年原是在低头沉思的，此时忽然猛一抬头，向老和尚瞥了一眼道：“此地没热闹，两位可以走了。”

老和尚一怔道：

“你在赶咱们？”

黄衫少年道：“在下没这么说，只是不希望有人打扰。”

小和尚撇撇嘴道：“这就怪了，莫非这少城是你的？要不，

你能来咱们也能来，怎么能说打扰你了？”

这话不错，少城不是黄衫少年的，实在不能说别人打扰，于是他身形一转，举步就待离去。

谁知老和尚忽然出声招呼道：

“慢点，施主，贫僧还有话说。”

黄衫少年停下脚步道：“请说。”

老和尚道：“人生际遇全靠一个缘字，咱们相逢就是有缘，所以希望施主能施舍一点什么。”

黄衫少年一呆，道：

“你要向我化缘？”

老和尚道：“贫僧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黄衫少年面色一变，沉声叱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老和尚道：

“我嘛，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，咱们师徒是一对如假包换的野和尚。怎么，莫非施主还要将和尚的身世查个明白？”

黄衫少年冷冷道：“别装了，两位一起上吧！”

老和尚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想打架？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，咱们一个都不上，更不说两个了。其实……”

黄衫少年不耐烦地喝叱道：

“老和尚，你有没有完？”

小和尚道：

“哎，你这人怎么一点也沉不住气？我师父才教训了两句，你就不耐烦了！本来嘛，年轻人戒之在斗，看你斯斯文文的，居然要找和尚打架，这怎么能怪我师父不教训你呢？”

黄衫少年被一对疯疯癫癫的师徒一个劲儿的夹缠不清，气得他一跺脚，凌空一个飞跃，一言未发，迳自狂驰而去。



四川号称天府之国，成都是四川的首富之区，据《成都志》所载，五代蜀主孟昶，曾命市民沿城遍植芙蓉，每届秋季，但见四十里花海如锦，将成都装饰得灿烂夺目，因而“锦城”或“蓉城”之名也就驰誉天下了。

成都市民也因此养成爱花之癖，几乎是户户有花园，家家都种花，闻名全国的花会也因此应运而生。

今年跟往年一样，花会是在青年宫举行，现在才只辰初，宫前的广场已热闹非凡了。

花会当然以卖花为主，但卖各种小吃的，玩杂耍的，卖衣料布匹的，以及星相医卜等等，当真是百行杂陈，应有尽有。

今年花会唯一不同于往年之处，是人潮之中多了些佩刀挎剑的武林人物。

沈家是成都的名门望族，老爷子沈振山今年过整生日，又是西南武林的泰山北斗，因此武林各派都有人前来祝寿，刚巧遇到花会，他们自然要去瞧瞧热闹。

这班人参观花会并不要紧，但如果“红粉挽歌”也来凑热闹，那就无疑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了。

“红粉挽歌”这个词儿不知道是什么人取的，听起来虽是有刺刺耳，但却颇为切题——。

因为唱歌是红粉，歌声之后多半会有人丧失生命，以“红粉挽歌”来形容，再也恰当不过。

昨天红粉挽歌已出现过，今天大概不会再……否则这热热闹闹的花会，岂不要天下大乱？

但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，正当人们兴高彩烈之际，一缕清脆的歌声忽然响了起来。

“十四为君妇，羞颜未尝开，十五始展眉，愿同尘与灰，十六君远行，妾上断魂台，恨……恨……恨……”

这首歌的词儿跟昨天的差别不大，只是将“望夫台”换作“断魂台”，另外加了三个“恨”字而已。

但这小小的不同，却使人们面色大变。

尤以那三个“恨”字，就像三记铁锤击在人们的前胸，花会上的人成千累万，每一个人都感到心神狂震。

“啊，你干什么？走路不带眼睛！”

是一个卖馄饨的，有人冲过来，把他的担子连人都翻倒了，他自然要和那人理论。

当他注目向那人一瞧之后，竟然吓得呼叫起来：

“啊呀，不得了啦，杀人了呀！”

可不是杀了人了，撞翻馄饨担子的到现在还躺在地上，背脊插着一把小刀，八成是不能活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适才的挽歌是替他唱的必然不错。

此时人们由四面八方涌了过来，他们要瞧瞧这位牺牲者是何等人物。

“啊！是他……”有人认出死者了。

“他是谁？”另外一个好奇者出声询问。

“他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快刀安勇阁下应该有过耳闻。”

“太湖王的得意弟子？这下唱挽歌的可捅出大漏子来了。”

“这与咱们无关，只要挽歌不落在咱们的头上，管捅出多大的漏子！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

“走吧，朋友，此非善地——”

这儿的确不是善地，因为地上正躺着一个死人。

这个死人是黑道霸主太湖王的得意门徒，也是西南武林泰斗沈老爷子的拜寿客人。

“红粉挽歌”固然没有人敢惹，这两位黑白两道的霸主同样招惹不得。

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，远离是非之地总是对的，因此瞧热闹的人也就一哄而散。

花会出了人命案，无异挽歌兑了现，胆小一点的都纷纷离去，这天的花会也只好草草收场了。



黄衫少年也是人命案的目击者，他虽曾找寻凶手但未能如愿，花会收场之后，他只得索然无味地回到住处。

成都城里有三家最高贵的客栈，这三家客栈全被擎天剑沈振山包下了，只要是来沈家拜寿的客人，都可以免费食宿。

黄衫少年住的“迎宾阁”，正是这三大客栈之一。

他刚刚踏进大门，掌柜的就迎着他招呼道：

“公子，请到这边登记。”

“哦，好的。”

他接过了旅客登记簿，按上面的格式一一写了下去：“季伯玉，二十三岁，安徽虎林，武林第一家。”

武林第一字？好嚇人的字号，黄衫少年季伯玉敢情来头不小。

不过掌柜的并未被这项字号嚇倒，甚至他的脸色也没有丝毫变化，口中只说一声“多谢”，就转身招呼别的客人去了。

季伯玉回到客房，歇息一阵之后已是晚餐时间了，他缓步跨进饭堂，迎面正好遇到那对纠缠不清的和尚。

“啊，小施主，咱们当真是缘，竟然住在一个店里，想来还没有吃饭吧？那边有一张空桌，施主请。”

“多谢大师。”

季伯玉不想跟这对师徒啰嗦，也不管他们在哪儿进食，身形一转，迳自向那张空桌走去。他刚刚坐下，老和尚师徒俩竟然跟了过来。

“三个人比较热闹一点，施主不反对吧？”

“花银子的是沈老爷子，在下无权反对，只怕这些菜饭不合大师胃口。”

三荤一素，连汤里都有肉丝，这样的菜肴自然不是出家人能够吃的。

谁知小和尚嘟起嘴道：“菜还马马虎虎，可惜少了一壶酒，沈老爷子也太寒酸。”

好家伙，鱼肉不忌，还要喝酒，这哪里像六根清静的出家人？

那么这是一对酒肉和尚了。

不管他们是酒肉和尚，还是花和尚，季伯玉不想跟他们攀交情，迳行自个儿吃喝起来。

待三碗大米饭下了肚，他才发现老和尚师徒俩连筷子都没有摸一下，不由面色一红道：“对不起，在下失态了。”

老和尚道：

“这没有什么，咱们师徒已经吃过了，你快吃吧！”

季伯玉一怔：

“可是适才小师你说……”

小和尚道：“咳，你这人怎么搞的？我是在替你抱不平嘛，有菜没酒，多别扭！”

季伯玉神色一愕，他觉得这对师徒有些莫测高深，而且对他似有所图，如不摸他们的底细，岂不枉称武林第一家的传人了。

这只是他的想法——但他那副神色岂能瞒过这一对精灵鬼怪般的师徒？

不过老和尚只是微微一笑道：

“小施主，贫僧想跟你做一笔交易，你可愿意？”

季伯玉道：

“在下不会做生意，大师找错人了。”

老和尚道：

“对不起，施主，咱们以物易物，公平交易，没有什么会

不会的。”

季伯玉道：

“对不起，大师，在下对交易没有兴趣，你还是找别人去吧！”

老和尚道：“你的生死与别人无关，你叫我找谁去谈？”

季伯玉愕然道：

“大师该不是在危言耸听吧？”

老和尚道：

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小施主这么说是侮辱佛门了。”

季伯玉道：

“那么大师请说说看。”

他语音未落，小和尚忽然咳了一声道：“师父，吃饱了，喝足了，还赖在这儿做什么？”

小和尚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邻桌有人来了，他立即发出警号。

老和尚站了起来，道：

“这儿的晚霞很美，贫僧想出去蹓蹓，小施主有没有兴趣？”

季伯玉道：“好吧，大师请。”



他们穿过几条街道，再度来到少城；这儿比较空旷，可以看晚霞，说话也方便一点。

老和尚先向季伯玉瞥了一上，再投目空际，道：“小施主，

你在虎林好好的日子不过，跑到成都来做什么？”

季伯玉道：“咱们收到擎天剑沈大侠的请帖，怎么不来？”

老和尚道：“当然该来，只不过成都地面龙蛇混杂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，施主应该瞧得出来。”

季伯玉淡淡一笑道：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在下自信还有一点应付事故的能力。”

老和尚道：“这个贫僧相信，不过……不过……”

季伯玉道：“不过怎样，大师尽管说吧。”

老和尚面色一整道：“贫道几句话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希望施主不要介意。”

季伯玉道：“不要紧，大师请说。”

老和尚道：“富贵无三代，清官不到头，这是形容贵州土地瘠薄的谚语，其实任何一个门派执牛耳若近百年，时至今日，也有今非昔比之感，施主是否同意贫僧的看法？”

季伯玉道：“大师说的是。”

老和尚道：“‘武林第一家’执各派牛耳已近百年，时至今日，想必已有今非昔比之感，施主是否同意贫僧的看法？”

季伯玉淡淡一笑，对老和尚的评语未置可否。

老和尚收回目光，再度投向季伯玉说道：“江山代代有人才出，当今武林各派的人材之盛，堪称百年前所未有，就以成都一地来说吧，擎天剑沈振山威震江湖，西南一带的黑白两道，都惟他马首是瞻，因此……”

季伯玉道：“大师，因此怎么啦？”

老和尚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因此武林第一家，就成为新兴

门派的眼中之钉了，施主远离虎林，唉……”

季伯玉道：“这没有什么，瓦缸不离井口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，在下敢只身闯荡江湖，就没有将生死二字放在心上。”

老和尚道：“如果事关贵门声誉，施主也不放在心上吗？”

季伯玉的心头震动了，个人生死他可以不计，但事关师门荣誉，必然有所根据，请问……”

老和尚道：“当然有根据，不过施主纵然知道也于事无补。”

季伯玉道：“这么说咱们的交易是谈不成了，告辞。”

他转身就待离去，老和尚却伸手一拦道：“慢点，施主，贫僧还有话说。”

季伯玉道：“大师还有什么指教？”

老和尚道：“不是贫僧不说，是怕说了施主不会相信，不过说不说都不要紧，并不影响咱们的交易。”

季伯玉道：“哦……”

老和尚道：“咱们的交易十分简单，贫僧保证施主能够安全离开成都，但只求暂借‘神龙令’一用。”

季伯玉道：“大师适才说过，武林第一家今非昔比，神龙令还有什么作用？”

老和尚道：“这是咱们的交易，有没有作用施主就不必管了。”

季伯玉道：“对不起，大师，在下不能同意。”

老和尚道：“贫僧借用神龙令绝不损及贵门的荣誉，而且保证在半年之内原物奉还。”